

## 文化传统与当下

### 天上的时钟

□田邦利

看时间,不看手表了,而是看手机。这是当今大街上的一道风景,也是农村大街上的一道风景。人们都有手机了,裤兜里装着手机的,比手腕上戴着手表的多,多得多。

看时间,不再抬头遥望钟楼,而是低头抬手揣袖口。这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里的一道风景。这时城里人都戴上手表了。打开收音机,听听广播电台在播啥,由广播电台播着的节目来推断时间。这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一副生活写真。说不定正巧,从收音机里传出“哪——哪——哪——”的响声,“刚才最后一响,是北京时间……点整。”

没有手机,没有钟表,也没有收音机时,人们看时间,白天看太阳,夜间看月亮。我知道,在我的家乡是这样。

1963年的秋天,我跟着父亲夜里看坡,看守自留地里的地瓜。这天夜里,一觉醒来,见月亮从东方天际冉冉升起。父亲说:“半宿了。”“咋知道是半宿呢?”我问父亲。“二十二三,月出半夜天。”父亲又说:“‘二十二三,天亮月正南’,不信,明了天你看。”

天亮了,我抬头看月亮,月亮真是在正南。我感觉挺新奇。父亲告诉我,明天月亮不到正南天就亮;往后几天,月亮是一天比一天出来得晚,“二十八九,月亮出来走一走”。往后的几天里,我留心观察,还真是呢!我在镇

上念高小时,学校上早操和早自习。学校离家五六里路,得早早地起。月明如洗,夜如昼。父亲透过窗户看月亮,不早也不晚,准时喊我起床;西沉的月亮被屋挡住的日子,父亲就探着身子从窗户往外看,看西屋在天井里的阴影。我背上书包拿上千粮,来到村头,同村的伙伴们,或早一霎或晚一霎,也都起来了。

在我的家乡,我前面的两代人——父亲这代人和爷爷那代人,在我的记忆中是清晰的。他们都会看月亮。看月亮的圆缺,能知道农历是什么日子;看月亮在天上的位置,能知道夜间的时间。爷爷是木匠,在我的脑海里,有爷爷踏着月光去台子赶集的记忆。天井里,爷爷看看天上的

月亮,一边拾掇着赶集要卖的撑子、板床子、锅铲梁子什么的,一边说:“到台子就大天老地明。集上也就开始上人了。”这里附带说一句:台子西边不足二里地的田家村,是我的祖籍,是爷爷的出生地。

“大二小三,月亮一竿”,“初八九,半宿走”,“十五六,两头露”,“十七八,天黑摸瞎”,“二十整整,月出一更”,“二十二三,月出半夜天”,“二十八九,月亮出来走一走”。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一代一代口口相传,一代一代观察验证,一代一代分析琢磨。看月亮读时间,都能读得八九不离十,差秒不差分。如今,月亮依旧在天上,有谁还能读她?



身边的传统

分。如今,月亮依旧在天上,有谁还能读她?月亮读时间,都能读得八九不离十,差秒不差分。一代一代口口相传,一代一代观察验证,看

### 【解悟儒家】

## 打破教育垄断与儒学复兴

□颜炳罡

历史告诉我们,教育问题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本源性问题,它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的兴衰荣辱。事实说明,有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就会成就什么样的文化形态,垄断性教育必然造成垄断性文化,多样性教育必然导致文化的多样性。教育垄断必然造成思想垄断、文化垄断,垄断就不会有文化的大发展、大繁荣。只有解放教育,使教育多样化,才能真正迎来文化的大发展、大繁荣。儒学欲再度复兴,前提是民办教育、私人讲学再度兴盛。

众所周知,孔子创立私学,终身从事传播文化、教授学生的工作,他是位最有成就的民办教育家,是私学领域最为成功的导师。孟子“后车数十乘,从游数百人,传食于诸侯”,但如此庞大的师生队伍是私学团队,虽然他接受个别政治人物的私人捐助,但他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和政治人物支配。他的灵魂是自由的,思想是开放的。荀子虽然一度在官学栖身,为稷下学宫的祭酒,也曾一度出任兰陵令,但他讲学、著述在民间,他的学问传承



(颜炳罡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、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、《儒风大家》专栏作家)

在私学。孔子、曾参、子夏、孟子、荀子等等都是民办教育家,都是私学传人,先秦儒学之所以有思想活力、发展有动力,就因为私学的发达。而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,实行文化专制,取消私学,成为历史上的短命王朝。自秦朝以下,没有一个封建王朝敢于公开禁止私学,明万历年间,张居正打着儒家的旗号,公然打着违背儒家精神的勾当,禁私学,然而毕竟不得人心,没有得到好下场。中国社会长期以来,官学与私学并行,保证了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,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。

宋代,书院兴盛将私学教育推向新的阶段。儒学迎来第二个高峰,进而促进了儒、释、道三教融合,使中国文化远播东亚、东南亚地区,在日本、韩国等国家,出现了朱子学、阳明学等学派,为中华文化的传播,为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“私学”或曰民办教育其长处在于个性化教育,其缺点也是个性化教育最好的诠释。历史一再说明,私学盛则儒学有活力,禁私学则儒学奄奄而无生气;儒学盛,中国文化再度繁荣;儒学衰,则中国文化就会走向萧条。如果一味践踏儒

学,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“文化自宫”。

儒学兴盛从来都是与民间讲学相联系。民间讲学或曰私学归根到底是反教育垄断,教育独断。如果人类只剩下一种教育,人类文化的衰微就不可避免了;如果一个民族只剩下一种教育模式,那么这个民族必然只剩下一种思维,一种思想,必然导致一个民族的最高政治领袖就是这个民族的最高精神导师,最后导致“拜权教”,这个民族就没有文化。

历史告诉人们:凡是文化发达的时代,一定是教育十分昌盛的时代,是开放、包容的时代,是教育方式多样化的时代。文化大繁荣的前提是教育方式的根本变革,孔子创立私学,导致了百家争鸣的到来;秦始皇取消了教育的独立性,以法律教育代表人文教化,同样也消灭了思想文化。

今天,中华民族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,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、文化自信成为人们的期盼,然而文化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,经济建设加大投入有时就会立竿见影,文化建设没有投入当然不行,而只有资金投入并不会立即生效。过多的金钱既可能腐蚀灵魂,也可能收买灵魂。金钱可以造出摩天大楼,但造不出思想家、学术大师,这可能是杜甫“文章憎命达”的

理由。宽松的政治环境、人文环境有时比金钱更重要,教育观念、教育方式的转变尤为重要。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文化,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。中华文化的复兴说到底就是作为中华文化主体——儒学的再度昌盛,没有儒学的昌盛,中华文化主干就难以挺立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难以确立。

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根本、主干、本源,是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。中华文化复兴必须从本源上,根本处着手,从复兴儒学入手,进而带动儒、释、道等的多元发展。时代呼唤新儒学,要求出现儒学的新形态,因而需要从政府到民间,加大民办教育的扶持力度,促进民办教育的成长,放开西方模式下的学科管制,使教育多元化、多样化。一方面让私学、书院、民间讲学真正复活起来,重建儒家的新道场,另一方面,要求学术精英从象牙塔里走出来,走向民间,面向大众,架起精英文化通往大众文化的桥梁,儒学的复兴才有可能。有了儒学的复兴,才能真正迎来中国文化的大繁荣、大发展,迎来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,迎来人类文明的第二个“轴心时代”。



悟在当下

来,它起码对自己是个制约或者警示。仅此而已!「骂誓」不是文明之举,但在正直的人们看

### 关于“骂誓”

□纪慎言

民间的许多地方方言词很有意思,譬如这个“骂誓”。如果望文生义来解释的话,“骂誓”似乎就是咒骂誓言的意思;而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。我们这个地方说的“骂誓”其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“发誓”或者“盟誓”。至于为什么会把“盟誓”或“发誓”演绎成了“骂誓”,笔者以为原因有二。

其一,许多民间土语的发音与真正意义上的标准语音既有相因又有游离,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,例如:我们这里把“孝顺”叫“孝纯”;把“滚蛋”叫“滚道”;把“糊弄”叫“糊咙”等等,稍加留意就会发现,土语与标准话的发音在声母或韵母上往往仅有一个字母的差别。窃以为今天要说的这

个“骂誓”的“骂”字就是由“盟”的声和“发”的韵组成的。

其二,骂是在人们愤怒或者仇恨的极端情况下发生的语言攻击行为,狠毒程度有时会超过“拳打脚踢”的肢体动作。因此在表示某种决心或者证明自己清白而“发誓誓”“起死誓”的时候,唯有“骂”(诅咒自己)是最酣畅淋漓让对方信服的方式。所以,我们这里的人们在许多重要的事关成败的活动之前,就常常给别人“骂个誓”或者叫“狠个誓”(我们这里平常把骂人叫狠人,庄户人家也幽默,常常把电视上的“宣誓”说成“狠誓”)。

乡村的孩子们最爱“骂誓”,而且张口就来。有时候一帮孩子在一起玩耍,经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,好几个孩子都要“骂誓”,而且一骂就是“给他娘”如何如何的那

种“脏誓”,且夹带着手势和动作。但是骂完之后,大家该怎么玩还是怎么玩,没有人记住别人骂过的什么誓,当然更没有人想去践誓。

大人们相对要“文明”一些,不骂“脏誓”。但是大人们容易记住别人骂过的誓,而且会找后账。至今我老伴还常常管一个比她大几岁的×姓男同事叫“×狗儿”,因为那个同事曾经为了什么事(老伴现在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事了)“骂过誓”,骂过“谁要是怎么样谁是小狗儿”的誓,结果后来那个同事中了自己骂过的誓,于是认真的老伴从此就嬉笑着喊那个同事为“×狗儿”了,一直喊了这么多年。

夫妻之间也“骂誓”,尤其在发生误会或者龃龉的时候,受屈或想证明自己清白的一方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急之下就爱“骂誓”,而且

常常是“毒誓”。别人骂的什么誓咱没见过,但是见过京剧《四郎探母》里杨四郎对铁镜公主骂的“毒誓”(戏里叫“盟誓”,盟读明),那誓词是“我若探母不归还,黄沙盖脸尸骨不全!”就等于把自己咒死了。于是铁镜公主信了他,为他偷来“金钹箭”,让他夜探老母余太君去了。

如今城里人“骂誓”的少了,追求语言文明是一个方面,人们大多不再相信那些“信誓旦旦”是最重要的原因。于是,订协议,签合同,办公证的多了起来。官场上前几年与“骂誓”有点关联的是搞了一阵子“承诺”活动,后来就像以往搞过的许多事情一样偃旗息鼓、自生自灭了。

“骂誓”不是文明之举,但在正直的人们看来,它起码对自己是个制约或者警示。仅此而已!